# 本朝分省人物考

# 本朝分省人物考序

從來論友道者莫備於子輿氏由一鄉而一國而天下由天下而進之於誦詩讀書中論其世而知其人夫鄉國天

下今之人也詩書所討論者古之人也乃若挺生於一代之中而業已謝世不及為覿面之交而幸未相遠則其嘉言懿行昭垂簡冊流播見

聞者更可借以自淵而兼淵
人故孔子生周之世一則曰
從周再則曰從周而其所夢
寐不忘者獨於周公爲惓　又
意可知已余家世脩詩書之

業自先孝子以來多購簡冊
貽子孫先王父明經龍濱公
益恢弘之嘉靖中年沿海諸
邑受倭夷焚掠之慘余家亦
被焚掠而二伯年來所積遺

書畫為煨燼余少受經於先
侍御九山公專背課以性理
學不旁及他編余年十八先
侍御早世家日益落借舌耕
以供先太孺人菽水乙酉丙

戌间館於南大司寇孫簡肅
公家因得讀鄭端簡吾學編
與古今言從中探討
本朝人物攟其德業聞譽之彪
炳者手錄而心識之壬辰後

則余館於給諫佑山馮公家
故多藏書余得窺其面目
與其孫孝廉銘忠朝夕切磨
者十餘年而余友榜首趙若
會給諫陸閑仲時為過從學

出已見以商確人物初各不
相下後復相合而其中去取
自信亦不甚殊謬矣癸卯余
以賢書甲辰捷南宮乙巳綰
符江陵江陵故巖邑又沖衢

撫循應酬幾無暇晷何暇旁
搜遠覽止余丙午本房士令
治兵蘇松然君雨亭為余季
兒銘篋西席秉筆餘之暇間
與考究人物或舉翻夕所行

與昔年所手錄者時為質正

云爾尚未有所增入也庚戌

春選入西臺值

神祖慎重言路不輕下

旨余衆以餘閒潛尋究

本朝故典而其中所載人物不
敢不廣為收而嚴為擇因輯
有名臣類纂列為内外篇内
篇則學術行誼著述等門外
篇則經濟推轂忠烈等門似

亦每三考核而始定者未幾

考選得

旨余因巡視南城得鐫性理

聖學嫡派兩書隨歆併梓啓

臣顓纂俄有出賑東省之

命括据叢政幾廢寢食因不果
祿而余旋以假歸來踰年遭
先太孺人之戚矣戊午己未
間讀禮有暇時檢閱
本朝名臣紀竊服其掄選之精

而收羅未必廣又檢閱列卿傳竊嘆其收羅之廣而擒選未必精且人之地位隨其性之所近與其學之所到而分人之樹立又隨其時之所值

與其勢之所遭而異歟大道本自玄同胡得妄爲分內而分外全材世所時有又胡得限之以拙而彼工始悟向者類纂一編幸未發梓而猶慮

其見聞之有限也余觀近世

進士履歷一書分省分府分

縣開卷了然豈

國初以來

列聖所數舉二伯餘年德澤敷

化所培植而可無以志其盛
乎若曰名臣則必曾登仕籍
赫然較著斯得與其選耳惟
賢稱人物則遇不必顯晦惟
其人又不拘門類惟其行孔

門四科首列德行古稱三不朽首曰立德則總之不媿於德行即不媿於人物矣近世所稱人物要以事功節義理學文章為大端夫學即德

行別名也余竊以爲事功不本於德行淮陰布越之流耳文章不本於德行盧駱王楊之流耳節義不本於德行亦匹夫匹婦之諒耳故總人物

而討之要以無忝德行爲主
而德行非高遠驚人事也孩
提赤子之良擴而充之平旦
清明之氣培而養之便是真
德行亦便是真理學故其人

無忝於德行即布衣寒士或
大夫祿流不敢概棄其人有忝
於德行即名公鉅卿才人文
士不敢濫收取其長非不搜
其短而長處居多寧舍短而

取長要其終非不原其始而
晚節能蓋寧聽始而取終宜
尼不云乎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是編之成或錄舊
金匱石室之藏或譯句釋古聖

史之記亦既殫竭心力廣爲
搜索矣而非其人不敢輕入
也即所編事跡詳略不能盡
同必其人足爲地重地又因
人而重使便於觀覽者更便

於效法耳敬云垂信來禩康
熙興起後學斯亦宣尼擇善
而從之遺意也余居長安時
曾從同門友念泉周公處得
窺

本朝實錄實而藏之不啻一字
一金也然亦有不可盡憑者
他不具論王文成古今一大
豪傑發明良知之指何減性
善養氣之功不由

詔旨自行勤王篤平

寧藩之難幾於可與權矣而

實錄尹徵者貶詞陳白沙東

粵真儒奉

詔旨出欵徽章服以榮其親可

銓部歆強之試似與
詔旨有違不得已而稱病稱病而仍授職授職而即歸乃其榮親至念百親沒後以葛巾道袍終身其微意可槩見而

實錄中殊多遺議

宣宗以諸臣惟貪問楊文貞首

舉劉觀似確然無可疑矣查

劉觀守嘉興時風有廉名有

一因歉求脫罪持白金以獻

立截其手身沒之後幾無以
為欽貧者似不應有此舉動
光景也此在
金匱石室之藏猶然乃爾則稗
官野史之紀載更可知已故

曰畫信書則不如無書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
賜進士第文林郎奉
勅提督學政巡按直隸應安等
府監察御史俞奉

勅清理屯馬巡按北直山東河
南等處特奉
專勅督理荒政巡按山東過庭
訓譔

叙

本朝有實錄無史實錄旨編年無
列傳間書數行惟首揆大總裁得
秉筆惟三品大臣始得挂名傳中
且副草秘局之禁林雖薦紳章
縫之家莫由覩一班嘗一臠況言

膏嘽腹者而能与之滚〻考鏡人物乎實錄不獲是莫若考〻之野史而傴僂山澤之癯不隸朝章故實矢口信耳其病在善諛又莫若考之家史而志狀碑版僭誇吾以媚枯骨其病在善諛此侍御

過以前朝人物考〻所由作也侍御自
少負盛名抱大志其先自過孝子
遞傳龍濱先生就多藏書一毀於
倭再毀於火其後授經於孫簡肅
馮給諫兩長者家博綜羣籍手
錄而排纂之日與同志陽林人物

攸此道難此中業旨究涉其後
成進士宰江陵泰勁於南郡兩
亭張公又其後以理狀召入為左右
待詔大猶得舒閑輯名位類纂
分列内外篇又其後讀禮之暇蒐
羅日益廣品藻日益精贊分内

分外似未刻回乃成京省人物考不
論題跋以治行為主德行不論品
類以人為地重地因人重為主讀其
書可以仰止景行入其境可以訪
求祠墓閭巷及遺徵故跡之所在
此於後學之觀感興起實有躍躍

萌動者非止為史乘藉手已也古者
名山大川奇琛異寶不足為瓌偉
之觀而產者名公鉅人則子孫引
以矜詡其祖里人指以誇耀其以甚
則寓公之〻皆借光而筆書之
蓋關繫如此者如東京東省之人

物問之若何氏若何里若何品味并
面牆愕不知置對其可恥孰甚焉
今當車書大同之版圖
祖宗列聖砥礪之澤人物輻輳蔚
盛本朝淺者猶有日遠日亡之歎
賴侍御以旁收博采自洪永以及

曆昌旬吾學編名臣紀列卿琬琰
憲徵以及山經地志之屬非納爐鑄
之中則借為竹頭木屑之助旨揚
善無刺惡何懼呂黎之天刑旨
不傳豐帝紀何憲崔浩之國憲
出於一手成於一家何頌漢東觀

之岸英涑水氏幕屬之承呂而受
手十將參半矣侍御公挹名考者
如遊詞云爾方山薛公樵四書人物考
不誤孟子考也近世王元禎又有辭
林人物考不辭林之考也惟侍御統
之以

皇明括之以德行分之以京者彙之野史刪其誣証之家史去其諛後者作者豈能舍公大手筆而別有考鏡哉侍御公正直潔廉操在人耳目邑以最政顯江表以學政顯風裁匪懈寢食不遑猶然整齊蘇轍以

以補實錄中列傳之所未備拮据

汗青窮年苦頭白未竟此生精力所寄

得來只亦不朽之名與人物矣頃

以

顯

貞二皇帝實天

詔學使者采輯事實送史臣纂備

尺一徵書物色朝野莫尚侍御公
等而用之豈遜不天諸君子後而侍
御公顧乃任考不佞案晉天文云柱
史一星主記左右史之象也澠池之會
秦御史前書曰嘉王與趙王會飲
藺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秦王為

趙王孳年紊趙其猶古乎則侍御公亦何辭於史矣是考也已以冀

本朝正史可也

天啓壬戌季夏華亭陳繼儒撰

# 序

京省何以分志地也人物何以考志人物也分省何以考志才也分省何以人物考志人與地相藉而彰也

明興二百餘年諸所紀載如彭

公之錄贊尹公之通錄楊公
之理學錄林公之補贊錄徐
公之近代錄袁公之獻實錄
亦既林林備矣然專紀名臣
則潛德之光勿耀徒搜宦牒

將生平之隱靡彰識者病焉
況其所徵信大都裒于誌傳
碑文家乘野史之書羨牆徃
哲疑殆實多庚辛之際余以
文字之役與當湖年友過成

山先生比肩共事南中得披
閱是編而嘆先生之用心于
世教勤也先生行誼淵純鑒
裁精朗家有酉山之秘潛心
石室之藏手翻眼訂正僞補

遺蓋苦工而編屢絕閱歲而
篇更深以軼行勿彰與起莫
由爲懼人勿論顯晦期于程
世事勿論久近期手原尚而
又以地靈人傑相得益彰留

琬琰之香名錫山川以佳話信矣先生之用心于世教勤也竊謂名人在地猶明星麗天故漢域秦封帝王之版圖有盡而名賢偶然寄迹之地

某水某丘少遊曩鈞百世之
下猶艷而題之以誇示千古
超烟石之消沉與天壤而共
敝懿爍哉人之能重地也抑
余因是而有感也事捷于因

而用優于逸高山景行後先
相望至便矣後之學者如拾
級登堂而闖中冓如從雲耳
譜高會摘枝攬葉而究其根
蒂豈其掖我於修途而不知

奮也將鄒魯之士不操觚而
遂可貌文學名耶抑又有感
焉士生于世猶玉產于山喬
木秀于林芝之根醴源豈問種
族不有縹厲非常之士自我

作古開山者乎君人者雖僻
壤遐陬猶將炳耀天霄者也
覽是書者其爲代興之德類
與不待教之豪傑在所自取
昔劉劭志人物以偏至爲小

雅具體爲大雅公茲標目一
以德行爲宗德行以孩心爲
本不務瑰異難循之事燀赫
可喜之名愚夫婦聖人一脉
可接嘉惠血氣之倫視劉志

孰侈哉余故樂而爲之敘

欽差提督學政巡按南直蘇松等府監察御史年弟毛一鷺

譔

後學毛應鑾書

# 序

畸人之事功節義文章畸人之德行是也畸人之德行畸人之心是也畸人之心吾人之心是也儻吾人之心與畸人之心稍稍不合何以百世之上有畸人焉直令百世之下聞風興

起如影答形如鍾酬叩如臬寫照必往而靡忒也而況乎音徽未邈餘美尚新燦史冊之昭垂憑諸岐而已乎其為景行私淑可勝道哉蓋吾心之不離時人猶時人之不離吾人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往憬動則時人

之事功節義文章已隨吾心而森於
形矣然自其感畸人而有得也未嘗
不恍然神游乎粹濟俠烈著作之林
若經耳提面命目擊身侍而不覺膚
理血脈之怡然以迎躍躍以赴融於
以液也夫安得以寓於事功節義文

章之為畸人而隨吾心森往形者之
非畸人耶又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
吾心而有所待而怡然以迎躍往以
赴驟往以液者之不為吾心耶無所
待而隨吾心森往形者此真種也有
所待而怡然以迎躍往以赴驟往以

液者此真機也真種時動時伏能引伸以充滿其量者與有幾真機一觸則莫㴱子輿氏之言曰豪傑之士無文將興夫無文猶興則有文而興倍可知也第不待文耳待文而興則凡民皆豪傑矣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

興起之謂也是故淵人天子曠然號
千秋之人物者其陶世冶民開之以
見聞樹之以標的招之以獻畋採之
以本原而不但已也於是乎統之以
使人他人不言因格之揆而輯之以
一鄉一國各鍾其秀之美此尤默揣

夫無所待志之易為息而予之以生
有所待者々難為領而予之以捷也
前此未有々之自成山先生貞者人
物考始吾師成山先生忠孝天植経
文緯武左有右宜諸不具論向齋魯
薦饑先生注賑到今洞酌々歌洋々

盈耳輩學江表正已物正作人之使雲漢為章矣朝德夕造寢食餞饜於且飭理披緒次第成書蓋先生少負大志有言著作其先遇孝子迨龍溪先生代喜舊興書而回祿煽威助倭為虐數世購貽一旦告燼及孫簡肅

馮給諫兩先生敦先生授經其家因
博討群覽加以旁參互訂自三五丘
索至
昭代之典章
秘府之載籍稗官野史咸用研究謂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每留心人

物而於

本朝時人流鴻樹駿斐英孕實者尤所

居念手錄裒裁積有年所已成進士

寧江陵胥章出先生之門與季公聯

席充侍鏧欬竊窺陽秋萬一已奏冣

入臺侍詔良久譔名臣類纂篇今內

外已讀禮之餘搜羅益富掄擇益精玄而同之作京者人物考遇不尚顯晦品不限門類總之事功節義文章無忝於德行者近是惟是地以人靈人足重地展卷而音徽餘美爛於同堂矣噫嘻荆馬壽丘神異特結姬墟

闕里萬禩共欽異時畸人誕生茲土
亡問顏衞殘支侈口誇詡即里巷後
人有不津津引重者乎即車跡馬蹄
經祠道墓想而見之有不低回欲留
者乎即相去千餘里未嘗謁坡宮訪
遺蹟而遐思其家若何卓卓[illegible]若何

表、若何氏族若何黨巷有不羨飛
神往者乎則燕趙吳越齊晉秦楚衛
粵滇黔于間上巴象偉下萃精奇蔚
為豪英可指掌覩也則因程之時沿
創常変革暇競綵闈闢邏速於間內
岌機智外妙張弛絢為規恢可刊眉

曙也則因程之秩之倡銓省臺署藩
宣儒武寒雜於間體饒韞藉用展動
勳耀為雄杰可印鬚數也則因程之
未治教漢刑兵農禮樂論次纂誤於
間根柢性命況湛精微吐為光華可
潛睟時也大抵畸人之心德行倫之

畸人〻德行事功節義文章倫之畸
人之事功節義文章是偏倫之由音
嶶餘美觀感而胥得焉當幹濟而幹
濟必偉當俠烈而俠烈必奮當著作
而著作必稱何者事功節義文章〻
真種存也當事功節義文章而事功

節義文章必醇而無疵懿而不偽何
者德行之真種存也有所待而恰往
以迪躍往以赴馳往以濟之真機觸
之而忽靈無所待而隨吾心森然形
者之真種詮之而不爽先生蓋予真
種以生而不虞其易息予真機以捷

而不虞其難領矣讀是編者緣其心之人物友當代之人物進而尚友百世以上之人物師道既立而興起善人其何涯涘之有昔夫子志在從周而語顏淵以為邦則夏時殷輅韶舞與周冕並議蓋折衷群聖斯為善從

用者夫進而尚友百世而不屑屑於
當代先生之竊比從周意在斯乎先
生之人物可以千秋矣
賜進士出身奉
勑整飭蘇松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浙江
按察司副使眷年家門人熊膏頓首

拜撰

平湖後學俞恩燁書

凡例

一是集始於

開國以至

今上初元業經物故見聞有據者始爲採

入其尚未論定或更須博詢姑闕疑焉

以俟君子

凡例

一是集但主褒善雖善無私褒寧恕無苛故或全收或節取即瑜瑕相半初終互異而或功在社稷與未至獲罪名教聊亦採入以備叅考

一是集或採之

本朝實録或採之家乘野史或從吾學編

列卿紀名臣言行録獻徵録與各省通誌等書翻閱有得即隨筆劄記以故詳略不能盡同詳者至千萬餘言畧者不過數十行數行大都因其舊文稍加潤色非獨任巳意爲也宣尼大聖尚云述而不作春秋之作亦因魯史不佞耿識

寡聞敢不自量間有事不盡覈人不盡愜亦沿襲之誤知我罪我總聽之矣

一人物無限見聞能幾中有賢名雖著而事蹟無考有事蹟可考而邑里未詳槩不敢混入間有事蹟無考而梗概習知者敘其履歷量括數語以識不忘其

舊跡在此肄籍在彼者止從一處開載
庶免重出
一不佞輯有名臣類編未及發梓是集
則從讀禮之餘考覈裁定自揣濶疎云
當辛酉視學南畿正值賓興屆期倉卒
無暇壬戌春始於句容發梓會有歲試

之役不獲時時屬目棻發後一取閱之
所誤漏重復頗多夏仲請告得
旨習靜山中且訂且補故卽于原稿中加
補遺二字其未及補與未及改者姑俟
異日
一官評可假鄉評難欺是編所載大都

官評與鄉評互叅無柰見聞有限何也嗟乎事𣫍青史豈盡實録從來良史猶然惟鄉之童叟持人衡尺或多𦆵眞不大刺謬故所載人物本郡較之他郡爲多本邑又較之他邑爲多枉鄉言鄉其猶有管之窺也夫

一事功節義率多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其有敦行足以起敝維風脩詞足以信今傳後雖不以事功節義顯而其人之不朽自在也故詳畧雖隨所見聞抑或時勢遭際使然鶴長鳧短又安所軒輊其閒至若方外異人亦多採錄以

資博洽

一寓宇之賢不可勝紀而臭味之投可以互徵故有因父以及子者有因祖以及孫者又有因友以及友者雖不及纓數其事别爲立傳而義均録賢觀者當自得之

一是集所載人物止分府不分縣恐其繁雜也而廣西雲貴僻處一隅人物難于遍查又夾雜軍民等府更難于分剖故總括之于省異于各省之分府者

一是集于分地之中兼分發跡與物故之歲月然或世次歲月間有參差勢難

改正者姑仍其舊

# 國朝京省分郡人物考總目錄

保定府
六卷
河間府
七卷
真定府
八卷
順德府
九卷
廣平府
十卷

蘇州府
二十一卷
蘇州府
二十二卷
蘇州府
二十三卷
蘇州府
二十四卷
蘇州府
二十五卷

嘉興府

四十六卷

湖州府

四十七卷

寧波府

四十八卷

寧波府

四十九卷

紹興府

五十卷

劉機　張恕

燕忠